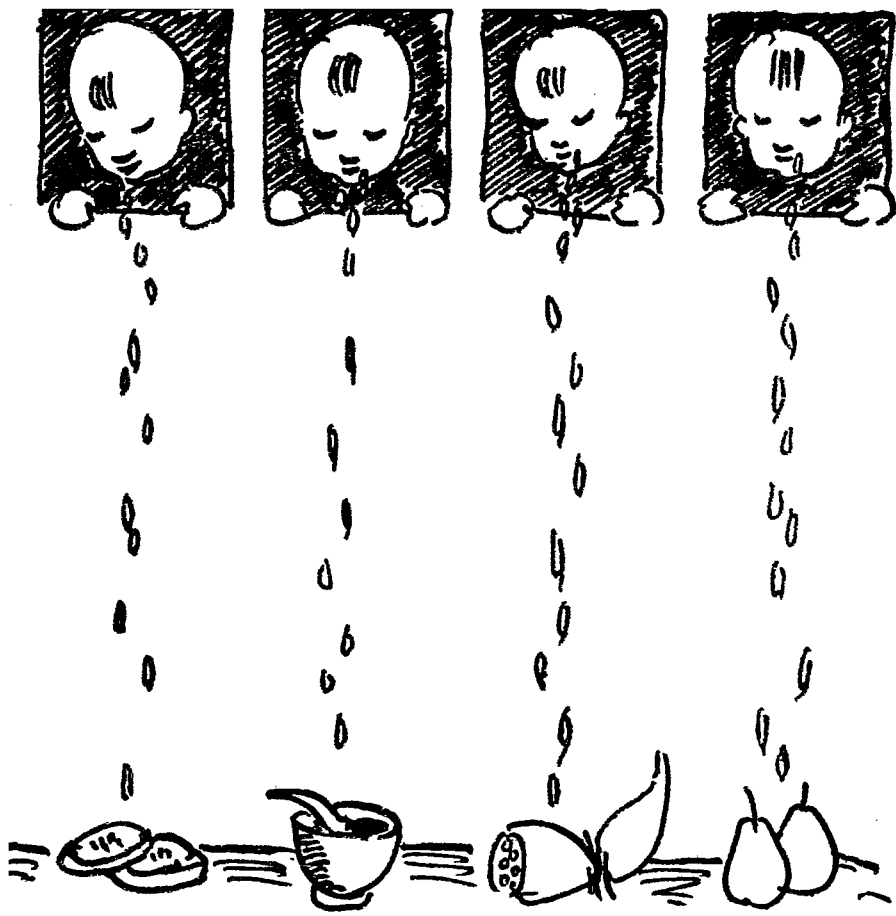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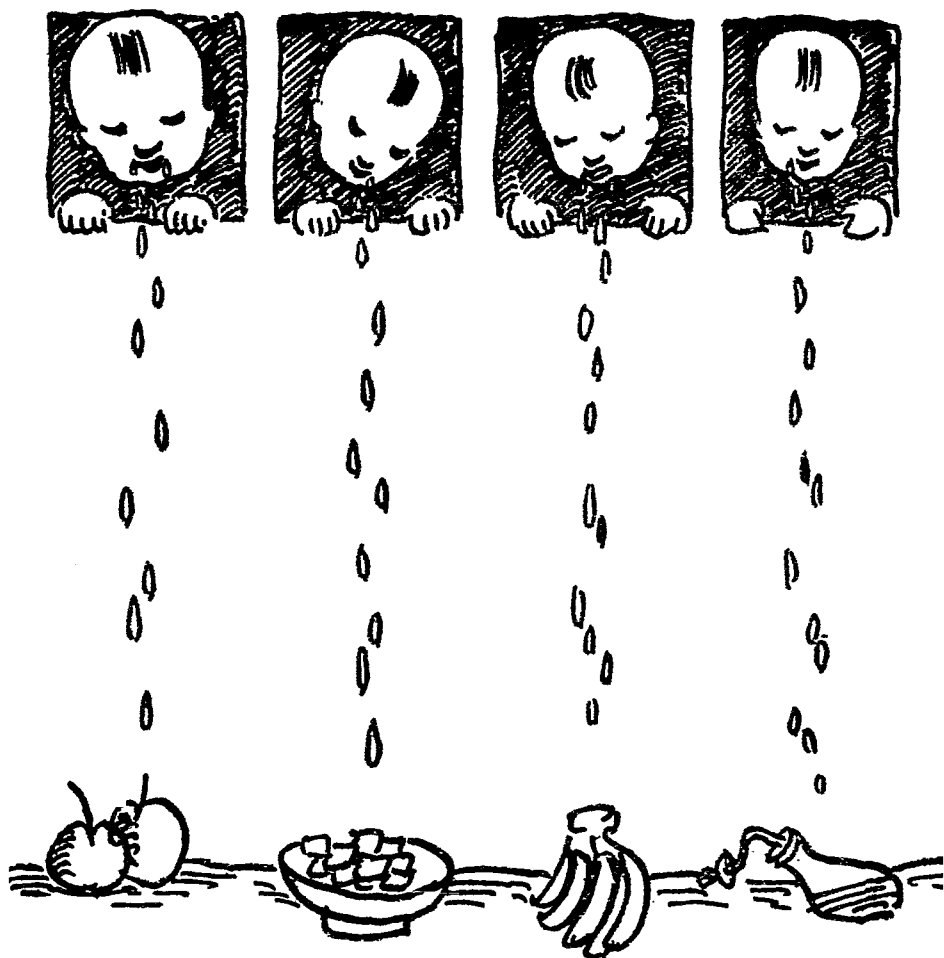


行部造



行部造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事 故

III

媽媽媽媽的故 事

本叢刊分列九類

事	故
說	傳
話	神
話	童
說	小
言	寓
歌	詩
本	劇
略	述
	著
	名

鵝媽媽的故事

貝洛爾著
戴望舒譯



上海

開明書店

1928



序 引

我很猜得到，小朋友們從書舖子裏買到了這本小書之後，是急於翻開第一篇林中睡美人或其他題目最稱心的故事來看。因此之故，我又何嘗不明白，在這樣一本趣味豐富的童話集上加一篇敘引，雖然是短短的，也終於是一樁虛費的事。

但是，我想，這樣一個享受了三百年大名的童話作家和他的最使全世界的兒童眉飛色舞的鵝媽媽的故事，到如今，完完全全的介紹給我國的小朋友，那麼在這時候，略為寫一些介紹的話，似乎也不能算是多事。況且，我又想，雖然名為敘引，我却希望小朋友們在這小書中所包含的八篇故事都看完之後，重又翻轉書

來，讀這小引：那麼，既可以不先阻了小朋友們的興趣，又可以使這故事的閱讀或聽講者，對於這講故事的人，有一些較密切的認識，不也是一個較妥善的辦法嗎？

爲了上面的原故，這篇小引便如是寫着：

這一本美麗的故事集的作者，沙爾·貝洛爾 (Charles Perrault)，是法國人；一千六百二十八年生於巴黎。他底父親比哀爾·貝洛爾 (Pierre Perrault) 是一位辯護士。他有三個哥哥，都是很出名的人，尤其是他的二哥，格洛特 (Claude)，始習物理學，繼業建築，所享聲名，卻也不亞於他。

在幼年時候，八歲零六個月，他被送到波凡學院 (Collège Beauvais) 去讀書，但因為他有過人的天才，求知慾的異常的發達，讀書的不肯含混，所以曾經與他的教師起了劇烈的辯論。後來，因為過分的厭棄學校生活，他的固執的，自信甚強的僻性，幫助他居然爭到了父親的允許，任他退出學校，自由研究學問。既放任了他的自由意志，聽他精進地獨自探索着博大宏深的智識，他的過人

的成績使他在一千六百五十一年，在奧萊茲，得了法學碩士的學位。他便回到那濃雲密霧的巴黎，執行律師業務。但這時期並不長久。

從一千六百五十四年起，他父親也在巴黎得了一個較大的官職，他便不再出庭，而改充他父親的書記。在這時期中，他一方面從事於職務，一方面卻依舊沉溺於文學，藝術和其他學問。在一千六百五十七年，他曾用他藝術的素養，幫助他二哥哥格洛特建築了一所精美絕倫的屋子。這種天才的表現，當時就受知於總理大臣高爾培爾 (Colbert)。在一千六百六十三年，他受聘為這位總理的秘書，贊襄一切科學，文學，藝術事項。

高爾培爾很欽佩他的才能和人格，很看重他；在一千六百七十一年，高爾培爾便推舉他為法蘭西學院 (L' Académie Française) 的會員。在這個光榮的學術團體中，他盡力地秉着他的才幹，把牠好好的整頓了一番，使法蘭西學院樹立了永久的基礎。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富有進取精神的人，他要革除舊的，建設新的；他要推

到傳統思想，樹立自由的意志，所以當他有一次在學院中宣讀例課的時候，他讀了他的一首詩，路意十四時代 (Le siècle de Louis XIV)，其中有幾句話盛讚現代遠勝古代。這些詩句，當下引起了文壇的一場論戰，尤其是詩人薄阿洛 (Boileau)，爲了袒護古典的光榮起見，在盛怒之下，竟用許多粗暴的辭句來抨擊他。他雖然是一個有好脾氣，好品格的人，但爲了他自己的意志和思想，在一六八八至一六九六年之內便長長的寫了一首古今較 (Le Parallè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在這首詩中，他更詳細的闡發他的今優於古的見解。於是兩方面便旗鼓相當的互施掙擊，同時又有許多文人加入了戰團，各爲自己所信仰的一方面援助。這次論戰，雖然並沒有顯明的勝負分出，但其影響後來卻竟波及英國文壇。

一千六百八十三年，他的知遇者高爾培爾死了；他也便結束了他的政務生涯，從此息影家園，笑弄孺子，以了餘年。

他很快樂地教導着他的孩子，高興時便寫了些文字。於是在那首古較今之

外，他又採取了意大利 波加屈 (Boccaccio) 的故事，用韻文寫了一部小說格利賽利第的堅忍 (La Patience de Griseldis)，一千六百九十一年在巴黎出版。到一千六百九十四年，他又出版了兩種韻文故事：驢皮 (Peau d' Ane) 和可笑的願望 (Les Souhais Ridicules)

但是，因為具洛爾的天才不能使他在詩人一方面發展，所以他文學的成功卻並不在以上幾種韻文的著作中。在一千六百九十七年，他將一本散文故事集在巴黎出版了。立刻，歡迎的呼聲從法國的孩子口中到全世界孩子口中發出來，從十七世紀的孩子口中到如今二十世紀的孩子口中還在高喊着，法國童話傑作家貝洛爾的大名，便因此書而不朽。

這本散文故事集，便是我現在譯出來給我國的小朋友們看的這一本鵝媽媽的故事 (Les Contes de Ma Mère l'Oye)。

鵝媽媽的故事在最初出版的時候，卻用的另外一個書名：從前的故事 (Histoire de Temps passé)。作者的署名是他兒子的名字：貝洛爾·達爾芒戈 (Per-

rault d'Armancoeur)。因爲這一集中所包含的八篇故事——林中睡美人 (La Belle au Bois Dormant)、小紅帽 (Le Petit Chaperon Rouge)、藍鬚 (Barbe Bleue)、貓主公或穿靴的貓 (Maitre Chat; ou, Le Chat Botté)、仙女 (Les Fées)、灰姑娘或小玻璃鞋 (Cendrillon; ou, La Petite Pantoufle de Verre)、生角的呂蓋 (Riquet à la Houpe)、小姆指 (Le Petit Pouce)——都是些流行於兒童口中的古傳說，並不是貝洛爾的聰明的創作；他不過利用他輕情動人的筆致把牠們寫成文學，替牠們添了不少的神韻。又爲了他自己曾竭力地反對過古昔，很不願意用他的名字出版這本複述古昔故事的小書，因此卻寫上了他兒子的名字。所以他便把這些故事，故意用孩童的天真的語氣表出。因了這個假名的關係；又會使不少人費過思索和探討，猜了很多時候的謎。

至於這集故事之又名爲鵝媽媽的故事的原故，也曾經不少人的研究。大部分人以爲在一首古代的故事歌中會說起過一匹母鵝講故事給她的小鵝兒聽，而在這本故事第一版的首頁插圖中畫着一個在紡紗的老婦人，身旁有三個孩子，一個男

的和兩個女的。在這圖下，有着「我的鵝媽媽的故事」的字樣，所以便以為貝洛爾是將古代的故事歌中的母鵝人化了而擬出這個書名的。此外，還有許多對於這書名的不同的推解，我想，這於小朋友們沒有什麼需要，也不必很累墜的費許多文字來多說了。

至於這幾篇故事的眞價值，我也想，小朋友們當然已能自己去領略，不必我嘮嘮叨叨地再細述了。但是，有一樁事要先告罪的，就是：這些故事雖然是從法文原本極忠實地譯出來的，但貝洛爾先生在每一故事終了的地方，總給加上幾句韻文教訓式的格言，這一種比較的沉悶而又不合現代的字句，我實在不願意讓那裏面所包含的道德觀念來束縛了小朋友們活潑的靈魂，竟自大膽地節去了。

最後，還得補說一句：沙爾·貝洛爾是死在一千七百零三年。距這本故事集之出版，只有六年；在這六年之中，我們的作者並不會寫過比這本書更著名的故事。

目錄

林中睡美人·····	一
小紅帽·····	二二
藍鬚·····	二八
穿靴的貓·····	四一
仙女·····	五三
灰姑娘·····	六〇
生角的呂蓋·····	七八
小姆指·····	九三

林中睡美人

從前有一位國王和一位王后，他們爲了沒有孩子而憂傷，如此地憂傷，簡直誰都說不上來。他們走遍了世界的浴池：立願，進香，什麼都做過了，可是一點成效也沒有。誰知後來王后竟有孕了，養了一個女兒。一個光榮的洗禮舉行了。他們邀請了一切在國中所有的神仙（她們一共是七位），做小公主的教母，如此，每位神仙送她一份禮——這是當時神仙的禮俗

——那公主便可以真有一切無上的美善。

在洗禮行過之後，大家都回到王宮裏，那裏安排着大筵席請諸位神仙。她們每人面前都有一副極體面的食器，一個重大的金匣子，其中有一個調羹，一柄叉，和一把純金的小刀，鑲着金鋼鑽和紅寶石。可是當他們各自就席時，忽然來了一位老神仙，她是不在被邀請之列的，因為她五十年來從來沒有離開她居留的塔過，總以為她不是死了總是入魔了。

國王吩咐為她安排食器；可是不能給她和別個神仙一樣的金匣子，因為他們只製了七付，專為那七個神仙的。那老神仙以為他們輕蔑她，脣齒間便露出些威嚇的話來。其中有一位年青的神仙，恰巧坐在她旁邊，聽到了她的話，恐怕她要送些不

幸的禮物給小公主，當席終時，她去藏身在懸帷後，要想得到最後發言而盡她能力所及地設法補救那老婦人所降的災禍。

在那時，那些神仙們便開始賜福與公主了。那最年青的神仙的禮物是，使她成爲世界第一美人；其次的使她有天使的才智；第三個，使她所做的一切都有出人的風度；第四個，命她有盡善盡美的跳舞；第五個命她有夜鶯一般的歌喉；第六個，命她有調弄各種樂器的精技。然後輪到那老神仙了，她說着，她的頭搖動着是爲了怨恨而不是爲了年老，她說那公主將爲梭子刺破了手，因而致死。

這恐怖的命運使大家都震顫，而且沒有人不下淚了。在這時，那年青的神仙從帷幕後現身出來，高聲地說：

『你們安心罷。國王和王后，你們的女兒決不會因此致死』的，固然我沒有將前一位所說的話完全推翻的能力；公主會被梭子刺破了手；可是她却不死，她只是深深地睡過去一百年，一百年後有一位王子來使她重醒。』

國王爲要避免那老神仙的不幸的定命起見，立刻發一道上諭，他禁止任何人用梭子紡織，或家藏梭子，違者一律處以死刑。

在十五六年以後，有一天國王和王后偶然離開了他們所住的王宮，那事就發生了，就是那位公主，在堡中跑了一天，從這一屋子到那一屋子，一直到了一座塔的頂上，走進一間望樓中，在那裏有一位善良的老婆子獨自坐着，用梭子在紡織。這

善良的婦人是從沒有聽見國王對於梭子的禁令過。

「你在那兒幹什麼，我的善良的婦人？」公主問着。

「我在紡織，我的美麗的孩子，」老婆子回答，她不知道她是誰。

「啊，這樣的好玩！」公主接着說。「你怎樣弄的？拿來給我，讓我試試看能不能這樣。」

她很急地拿着那梭子不久，一點也不想到那神仙所注定的話，她就被梭子刺穿了手，便暈倒了。

那個老婆子大爲傷痛，高聲呼救。衆人都從各處趕過來；用水灑在公主臉上；他們解了她的衣；他們指着她的手；他們用匈牙利王后水擦她的太陽穴，可是總不能使她甦醒。



國王在人聲嘈雜中跑到樓上，記起了那神仙的預言，就猜到有什麼事應合了神仙的話發生了，他吩咐把公主擡到宮中最精緻的一間房中，安在一張金銀鑲鏤的床上。誰都要說她是一位天使，她是那樣的可愛；因為她的消逝對於她的燦爛的華容是毫無損害：她的臉兒上保持着酡紅，她的嘴唇是和珊瑚一般，她只是閉着眼睛，而人們可以聽得她在微微地呼吸着：這就可以表示她並未死去。

國王吩咐讓她安睡着，直等到她重醒的時候。當公主肇禍時，那位救她的命，斷她長睡一百年的好神仙是在馬達干王國中，在一萬二千里盞（一里盞約合三英里）以外；但她立刻從一個侏儒那兒得到一個信息，那侏儒是有一雙七里盞的靴子的

(就是穿了這雙靴子跨一步有七里盍遠)。這位神仙立刻動身，在一小時之後他們看見她乘着一部羣龍駕着的車直奔前來。國王前去迎接她，扶她下車。她對於他所做的一切都首肯；可是她是有先知之明的，她想到當公主忽然甦醒時，她一定要大大地感到痛苦，因為那時這古堡中只有她孤清清地一個人：她就這樣地擺佈了。

她用她的仙杖將堡中人都點過(除了國王和王后)：女宦，宮娥，侍女，侍從，官員，內臣，御厨司，女庵人，僕人，御衛，哨兵，奴役，隨從；她并且把廐中的馬都點了；還有那馬夫們，院中的犬犬，和小波夫——公主的小狗，牠正睡在床上她身旁。她的仙杖點着他們時，他們都睡過去了，要等他們的

公主醒來時纔會醒，因為等她醒來時他們可以服侍她。就是那架在火上的燻炙串上面的鷓鴣和山雞，也睡了過去：火也沈沈地睡着了。在片刻中一切都安排停當，神仙們做事不會費許多功夫的。

這時國王和王后，在吻過了他們的愛女後，離開了城堡，又發了一道任何人不准到此的禁令。這禁令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在一刻之中，花園的四周都長出許多許多的樹木來，大的，小的，有鈎的，有刺的，互相盤結着，人獸都不能通過，這樣以來，除了城堡的塔尖外都不能看見，而且就是那塔尖也只有，在很遠的地方可以看見。這無疑的是出於神力，由此那公主可以在長睡時不為過路人的好奇心所驚擾。

在一百年之後，那位當世的國王的太子，他不是和睡着的公主同族的，當他去到附近打獵時，便探問他所見的在森林中樹頂上露出來的塔尖是什麼。各人便照各人所聽得的話來講給他聽：有的說這是一座被幽靈所據爲巢穴的古堡；有的說這裏面是一羣妖婦在度她們的安息日。而最普通的意見是說那兒住着一個妖精，他將他所能捉得到的孩子都帶到那兒去，可以隨便喫他們，因爲只有他能穿過樹林，別人不能追他。

那王子不知道相信那一個好，於是有一個老農夫對他說。

『我的王子，在五十年前，我曾聽見我父親講過；在這堡中有一位非常美麗的公主。她須得睡一百年，然後一位王子使她重醒，她是留待着他的。』

那青年王子聽了這段話，躍躍欲試；他一點也不遲疑地相信，他定要成功這場美麗的冒險，而且爲愛情和榮譽所驅使，決定立刻要去看裏面到底是什麼。他纔到了樹林，那一切的大樹和荆棘都互相讓出一條路來讓他過去，他向堡中走去，這座堡是他在樹林的路底看見的，更使他驚奇的是，他覺得沒有一個人跟他進來，當他經過後，那樹林又重復閉合了。他依舊繼續前進：一位年青又多情的王子總是勇敢的。他走進一所大庭院，在那邊所看見的一切都使他恐怖，熱血都幾乎冰冷起來。到處都是可怕的沈寂佔領着；到處都是「死」存在着，除了顯然沒有生命的人和獸的軀體伸着外，一點沒有別的。然而他立刻發見那守衛的光鼻子和紅色的臉，他方知道他們不過是熟

睡着；并且在他們的酒盞中，還留着幾滴殘酒，很可以證明他們是在飲酒時睡過去的。

他穿過了一個雲石鋪砌的天井；他上了扶梯；他進了衛兵廳，在那裏他看見衛兵整隊而立，負着槍，高聲地在打鼾。他走過了多處，到處都是貴人和貴婦熟睡着，有的是立着的，有的是坐着的。他走進了一間金碧輝煌的房中，在一間錦幄高張的床上，他看見一幅他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美景：一位約摸有十五六歲的公主，她的冶麗的容光是光明又神聖。他戰顫着贊美着走向前去，在她身旁跪了下來。

這時因爲仙術已終，公主醒來了，她嬌柔地注視着他，似乎一見傾心的樣子：

『是你嗎，我的王子？』她對他說，『你等得長久了。』這王子，爲這些話所迷住，而且尤其使他着迷的是她的說話的態度，他竟不知如何表示出他的快樂和他的感激來。他鄭重地對她說他愛她更甚於愛自己。他的言語是沒有秩序的；他更相悅了：言詞是很少，愛情却很多。他是比她更窘。諸位可不要奇怪：她曾經有許多時候去思索應當向他說的話；這是顯然的（雖然故事上沒有說起），在她的長眠中，那好神仙給了她許多快意的夢境。總之，他們談了四小時，却還沒有說了他們所要說的話的一半。

那時宮中的一切都和公主同時甦醒了。每人都想起了自己的職務；爲了他們不都是沈醉在愛情中的，他們都幾乎餓得要

死了。那些宮娥們和他們一樣的餓，那時耐不住了，高聲的向公主喊飯已開出來了。王子扶着公主起身，她是盛妝着；他不敢向她說她打扮得像他的祖母一般，她的古式的皺領是很高；她並沒有損失了分毫的美麗。

他們走到一間鏡宮中，在那裏他們進餐，公主的僕從侍候着。提琴和笛子合奏着古曲，可是非常優美，雖然已有一百多年沒有人奏過了；餐後，爲要不耗費時間起見，大總管立刻爲他們在堡中小教堂裏舉行婚禮，宮娥爲他們啓幕。他們睡的時間很少：公主並不很要睡，一到天明，王子便別了她回城中去，在那裏他的父親正懸念着他。

王子對他說在打獵時在樹林中迷失了路，睡在一個樵夫的

茅舍中，那樵夫請他喫黑麵包和乾酪。那國王，他的父親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就相信了他。可是他的母親是多疑的，當她看出他差不多每日出去打獵，而每一次不在家睡兩三夜，他總預備些話做托詞時，她就斷定他已有情人了；因為他已和公主同居了整整的兩年多，有了兩個孩子；第一個是女孩子，名叫晨曦，第二個是男孩子，名叫白晝，因為他比他的姊姊還美。

那王后爲要想得他些實話，常常對她的兒子說，就是他應當有戀愛；可是他却永不敢把他的秘密告訴她。他是怕她的，雖然他也愛她；因爲她是妖精族的人，國王之所以和她結婚，也只因爲她有宏富的家財。別人甚至在王宮也低低地談着，說她有妖精的嗜好，說她當看見小孩子走過時，她很難控制住自

已不去攬他們。因此王子永遠也不向她說起一個字。

可是當國王駕崩時，這是兩年後的事，王子便接了王位，他覺得自己已做了主人，便公布他的結婚，很豪華地去迎接王后——他的妻子，到宮中來。她在兩個小孩子的中間很體面地進了都城。

後來國王剛去和他的鄰國政達拉別特帝打仗。他將國政交與他母后掌理，鄭重地將他的妻子和孩子托付於她：他整個夏天都要在戰場上。他一走之後，那母后便將她的媳婦和孩子們送到林中的一間村舍中，如此她可以格外容易滿足她的慾望。幾天之後，她也到那兒去，一晚她對她的司事說：

『我明天要把小晨曦當中飯喫。』

『啊，夫人！』司事驚呼起來。

『我要這樣，』母后說（而且她用那妖精垂涎鮮肉的語氣說着），『我要把她用辣醬來蘸着喫。』

那可憐的人很容易地看出這妖精的話不是戲言，便帶了他的刀到小晨曦房中。她那時已有四歲了，跳着笑着來到他前面，兩隻手攀住了他的頸項，向他要糖果喫。他不由得下淚了，刀子便從他手中落下來，他從新下去到廚房天井裏宰了一頭小繇羊，用美味的醬調和着，這個使她的主母對他說，她從來沒有喫過這樣的美味過。他同時將小晨曦帶走了，將她交付給他的妻子，把她藏在廚房天井盡處的他妻子所住的小屋中。

一星期後，那惡母后又對她的司事說：

『我要拿小白晝來當晚餐。』

他並不申辯，決定照她從前一樣地騙過了她。他去找小白晝，看見他手裏拿着一把小刀和一隻大猴子打着玩，雖然他只有三歲。他將他帶到他妻子那兒，將他藏在他姊姊的地方，然後燒了一隻很嫩的小山羊代小白晝，這個被那妖精視爲異品。

一切都很平順地過去了；可是有一晚，那惡母后又對司事說：

『我要喫那王后，用上次喫孩子用的醬來調。』

這次那可憐的司事不能再騙過她了。那王后已上二十歲，那睡眠中的一百年當然不算的；她的皮膚雖然潔白而美麗，却有點老了，他從什麼獸園中可以找到一頭動物去代她呢？他決

定了，爲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起見，他不得不去把王后的頭割下，於是跑上她的住處，要立刻實行他的決意。他握着一柄劍一鼓足氣地進了那青年王后的房中。然而他不願突然地殺死她，却鄭重地說出那母后吩咐他的命令來。

『做你的本分罷，』她說着把頸子伸過去，『執行她吩咐你的命令罷。我可以去重見我的孩子們，我極愛的可憐的孩子們。』因爲在他們無故將她的孩子們帶去後，她以爲他們早已死了。

『不不，王后！』那可憐的司事立刻感動了回答。『我不會取你的命的，我不使你那兒去重見你的孩子們，可是要使你在我家中看見他們，我將他們藏在那裏；我要再騙過那母后，

給她燒一頭小紅母鹿來代替你。」

他立刻引她到自己的住所，讓她在那兒和她的孩子們擁抱和啼泣。他去燒了一頭紅母鹿，那母后在晚餐時候喫了，正如喫青年王后一樣地有味。她對於她自己的暴行很滿意，并且打算在國王回來時告訴他說有幾隻兇猛的豺狼已將王后——他的妻子，和他的兩個孩子喫完了。

有一晚，她照常地到天井和家畜場的四周徘徊着，去聞些生人氣味，她無意中聽到小白晝的哭聲在一間低屋中，因為那王后——他的母親爲了他的頑皮而打了他；她并且還聽到小晨曦爲她的弟弟的討饒聲。那妖精察出是那王后和她的兩個孩子的聲音，知道從前受了欺，心中大怒。第二天一早，她發下了

一個使任何人聽了都要震恐的命令，她吩咐把一隻大鑊子運到庭前正中，鑊中放滿了蟾蜍，虺蛇，蝮蛇和蟒蛇，把王后和她的孩子們，司事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使女都要投到那大鑊中去：她發命將他們反綁着手帶過來。

他們站在那兒，而那些執行死刑的人也正預備將他們拋進大鑊中。這時那國王，別人總以為他沒有這樣早的，騎馬走進宮來。他下得馬來，大為驚異，忙問這種可怕的情景是什麼意思，沒有人敢告訴他。這時那妖精看見國王已經回來，十分激怒，便自己倒投到大鑊中去，一刻之間，被那些可怕的東西喫完了。國王不禁傷痛：因為她是他的母親；可是不久他便在他的嬌妻愛子之間得到安慰了。

小紅帽

從前有一個鄉村裏的小姑娘，誰也沒有她這樣美麗。她的母親發狂地愛着她，而她的外婆愛她更甚於她的母親。這個善良的婦人爲她製了一頂小紅帽，這小紅帽於她非常合式，以致人家到處都喊她做小紅帽。

有一天，她的母親做了些糕餅，對她說：

『去望望你的外婆，因爲別人說她病了。拿這糕餅和這小

罐牛油去送她。」

小紅帽立刻出發到她外婆家裏去，她是住在別一個村莊裏的。在經過一座樹林時，她遇見了老刁狼，他很想喫她；可是他不敢，因為在樹林中有幾個樵夫。他問她到那兒去。那可憐的孩子，她不知道站住了聽一頭狼的話是危險的，對他說：

『我去望我的外婆，又帶着糕餅和一小罐牛油給她，這是我母親送她的。』

『她住得很遠嗎？』狼問她。

『哦！是的，』小紅帽說；『你看在一直那邊，在磨坊的那邊，在村中的第一所房子裏。』

『很好！』狼說，『我也要去望她：我從這條路走去，你——

從那條路走去；我們看看到底誰先到。」

這頭狼便竭力地從那最短的路奔跑過去，而那小姑娘却從那最長的路走過去；一邊還戲採着樺子，追逐着蝴蝶，用她所得到的小花兒編成花束。」

狼不久便到了那外婆的屋子前；他叩門：篤，篤，篤。

『誰啊？』

『是你的外孫女，小紅帽，』狼學着她的聲音說，『帶着糕餅和一小罐牛油來給你，是我媽媽送你的。』

那善良的外婆是睡在床上，因為有點不滿意，她對他說：

『拔了小栓子，門便下來了。』

狼拔了小栓子，門便開了。他撲向那善良的婦人，喫得她

乾乾淨淨，因為他已有三天多沒有喫東西了。隨後他便把門關上，去睡在外婆的床上，老等那小紅帽到來；這小紅帽過了一回，便來敲門了：篤，篤：

『誰啊？』

這小紅帽，她聽到了狼的粗大的聲音，起初很害怕，不過她以為她的外婆傷了風，便回答：

『是你的外孫女，小紅帽，帶着糕餅和一小罐牛油來給你，是我媽媽送給你的。』

狼把聲音放低些向她說：

『拔了小栓子，門便下來了。』

小紅帽拔了小栓子，門便開了。

那狼看見她進來時，便躲在床中被底向她說：

『把糕餅和一小罐牛油放在那兒，來和我同睡。』

小紅帽脫了衣裳，爬上床去，在那裏她很奇怪，爲什麼外婆脫了衣服是這個樣子的。她對他說：

『我的外婆，你的臂膊有這樣大！』

『這樣抱起你來格外便些，我的外孫女！』

『我的外婆，你的腿有這樣大！』

『這樣跑起來格外便些，我的孩子，』

『我的外婆，你的眼睛有這樣大！』

『這樣看你來格外便些，我的孩子，』

『我的外婆，你的牙齒有這樣大！』

『這樣可以噢你！』
於是，說了這句話，這兇狠的狼便撲到小紅帽身上，將她
噢了。

藍鬚

從前有一個人，他有精美的房屋在城中和鄉間，金銀的器皿，精鏤家具，鍍金的馬車；可是不幸得很，這人却生着藍鬚，看去醜陋而可怕，因此沒有一個婦人或是姑娘見了他不跑的。

他的鄰居中有一位體面的婦人，她有兩個女兒，她們都是很美麗的。他請求和她們兩人中的一個結婚，隨便在兩人中選

一個給他。可是她們都不要他；她們互相推讓，都不願和一個生着藍鬚的人結婚。而更使她們厭惡的，是他曾經娶過許多妻子，而沒有人知道她們以後如何結果。

那藍鬚爲要和她們親近起見，帶了她們和她們的母親，和她們的三四個好友，以及幾個青年——他們也是鄰人，到他所主有的一所別墅中，在那兒，他們整整地過了一個星期。除了散步，漁獵，跳舞，宴會，小酌以外，他們什麼都不管；沒有人去就睡的；整夜都消磨在相互的戲弄中。最後，一切都很順當，那小女兒漸漸覺得這屋主的鬚已沒有從前那樣藍，而且覺得他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人。一回鎮後，他們便舉行婚禮了。

一月之後，這藍鬚對他的妻子說要出一次門，這次的行程——

至少要六個星期，因為有一件重要的事；他要求在他不在家時要竭力的自己尋快樂；她可以邀請了她的最要好的朋友們來；假如她願意，她可以領她們到鄉間去；她可以到處到處預備着筵席。

「這裏，」他說，「是我兩大庫房的鑰匙；這些是我藏金銀器皿的鑰匙，不是平常日子用的；這些是我藏金銀的保險箱的鑰匙；這些是我藏珠寶的匣子的鑰匙；這是全屋子的門匙。至於這個小小的鑰匙，是開那地下一層，長廊盡處的小室的。你隨便那裏都可以開，隨便那裏都可以進去，可是那間小小的秘密室，我却不許你進去，我再切切實實地對你說，假如你要冒險去開了那扇門，你便等着我的震怒！」

她答應謹守他的吩咐，於是他和她擁抱後，他上了馬車向他的前程進發。

她的鄰人和朋友也不等她的邀請，他們是這樣地渴望看她的住宅裏的寶藏，因為當她丈夫在家時，他們從沒有敢來過，她們是很怕他的藍鬚的。這時他們立刻跑到各處去看，那房間，小室，衣室都走遍了，各處都非常富麗。他們進而至於庫房，在那兒，他們不勝地贊美那數目的浩繁與物件的華美：那帷幕，床榻，沙發，簞筥，燭臺，檯子，和可以從頭照到腳的大鏡子，鏡邊有的用玻璃做的，有的用銀做的，有的是鍍金質的，那些東西的富麗和華美爲他們所從未見過。他們不絕地稱揚又妒嫉他們朋友的幸福。可是她當時並不因看見一切的寶藏

而歡樂，因為她很想開了那地下一層的小室的門。

她這樣地為她的好奇心所迫，使她一點也不想到離開了她的朋友們是魯莽的，她從一個小的暗扶梯下去，急忙得使她以為顛子已折斷了兩三次了。到了小室的門邊，她停止了一會，沈思着她的丈夫的禁止，又想着當違命後將降臨於她的災禍，可是她的好奇心增大到不能自遏：她便拿起了小鑰匙顛巍巍地把小室的門開了。

起初她不能辨識出東西來，因為窗子都閉着；後來，她便漸漸地看見地板上滿鋪着凝結的血，從血上映出許多女人的屍體懸掛在牆上。這些都是藍髮娶過的妻子，他將她們的咽喉一個個地割斷了。她驚恐得幾乎死去，那她剛從鎖上抽出來的門

匙便從她手中墮到地上。

待她神志稍清後，她拾起了鑰匙，從新把門關上，回到自己房中去定神；可是她刺激受得太深了，始終定不下神。

她發現那小室的鑰匙上已沾了血跡，她拂拭了好幾次，可是那血跡始終不能去了；洗也沒用，即使用沙石來磨擦，而那血跡却依然留着，因為那鑰匙是魔匙，染了顏色決不能完完全全地洗去的：這一面的血跡弄去，那一面又現出血跡來了。

藍鬚就在這天晚上回來了，他說在路上接到別人的信，說他所進行的事業已占了勝利了。她的妻子盡她所能地表示出他回來得這樣快，使她歡喜極了。

第二天，他向她要鑰匙；她就還了他。可是她的手顫動得

很利害，因此他便很容易地猜出那段故事了。

『怎麼了，』他說，『那小室的鑰匙不在內嗎？』

『一定是我遺忘了，』她回答，『在樓上我的桌子上。』

『立刻拿給我。』藍鬚說。

她推諉了一會，不得不呈出那鑰匙來。藍鬚驗過以後對她妻子說：

『爲什麼這鑰匙上沾了些血跡？』

『我一點也不知道，』那可憐的妻子回答，她是比死人都慘白了。

『你一點也不知道？』藍鬚接下去說。『我倒很知道。你一定進了小室了。很好，太太，我要請你進去，去和那些你所

見過的女人做伴。」

她倒在她丈夫的足邊，啼泣着求他的饒恕，用真誠的表示去懺悔從前的違命。她的美麗和悲哀就是岩石也要動心，可是藍鬚的心比岩石都堅硬。

「你非死不可，太太，」他說，「并且就在立刻。」

「假如你一定要我死，」她回答，含淚望着他，請你賜我片刻的時間做禱告。」

「我給你半刻鐘的時間，」他對她說，「可是多一分鐘都不准。」

當在她旁邊沒有別人時，她叫了她的姊妹，向她說：

「我的安妮姊姊（這就是她的名字），上去，我求你，到閣

頂上，去看看我的哥哥們有沒有來。他們答應今天來望我的；假如你看見了他們，招呼他們快點來。」

安妮姊姊跑到閣頂，那不幸的，那不幸的可憐的人兒連續地向她喊着：

『安妮！我的安妮姊姊！你可是一點也不看見什麼東西來嗎？』

安妮姊姊這樣回答：

『我除了看見太陽眩耀着，野草青青着外，別的一點也沒有。』

在這時那藍鬚手中拿了一把大刀，使勁地對着他的妻子喊道：

『趕快下來，否則我就上來了。』

『再等一分鐘，我求你，』他的妻子一面回答他，接着——面低聲地喊着，『安妮，我的安妮姊姊！你有沒有看見什麼東西來嗎？』

安妮姊姊回答她：

『除了那太陽眩耀着，野草青青着外，我一點也看不見什麼。』

『趕快下來，』藍鬚狂呼着，『否則我上來。』

『我來了，』他的妻子回答，接着喊道，『安妮！我的安妮姊姊！你可是沒有看見什麼東西嗎？』

『看見了，』安妮回答說，『一大片塵沙從這一隻角上飛——

起……」

『是我的哥哥們嗎？』

『啊呀，不是，我的妹妹，是一羣羊……』

『你還不願意下來嗎？』藍鬚喊着。

『再等一分鐘，』他的妻子說；她又呼道，『安妮，我的安妮姊姊，你有沒有看見什麼東西來嗎？』

『我看見，』她回答說，『兩位騎士從這隻角上來；可是他們離此地還很遠很遠。』

『感謝上帝！』她過了一回喊着，『他們是我的哥哥們！我要竭力招呼他們快來。』

藍鬚是喊得那樣的響，使全屋都震動了。那可憐的妻子走

下來，走過去，蓬着頭，含着淚，投倒在他的腳邊。

『這是沒用的，』藍鬚說，『我一定要你死的！』

於是一隻手握住她的頭髮，一隻手舉起刀來，他正快要斬下她的頭了。那可憐的妻子轉身向他，用垂死的眼注視着他，請求他給她片刻的時間做一個短祈禱。

『不能，不能，』他說；『你去求上帝幫助罷。』

於是舉起他的臂來……這時候在大門上有人敲得很急，因此藍鬚突然停住了。門開時，立刻看見兩位騎士進來，仗着劍向藍鬚奔去。

他知道他們是他的妻子的哥哥，一個是龍騎士，一個是火鎗手，當然便立刻逃命，可是他們是追得那樣快，他還沒有跑——

到門邊，他們已捉住了他了。他們就用劍穿透了他的身子，讓他死去。那可憐的妻子，幾乎也和她丈夫一樣地死去，沒有氣力地站起來擁抱她的哥哥們。

他們知道藍鬚沒有後嗣，因此他的妻子便主有他的全部產業。她拿一部分的產業去給她的安妮姊妹，讓她去和一個青年紳士結婚，他是早就愛她了。另一部份的產業爲她的兩位哥哥買主將的委任狀；其餘的產業她用來和一個很忠誠的丈夫結婚，他能使她忘了她同藍鬚相處時的一切不幸。



穿靴的貓

一個磨粉匠將他一切產業遺給他三個兒子，一共只有他的磨坊，他的驢子和他的貓。這個分產就立刻舉行了。也沒有公證人，也沒有代理人，一個

也沒有請。他們在一刻之間就會把這可憐的遺產喫完的。長子據有了那磨坊，次子據有了驢子，幼子無物可取，只分到一隻貓。

那幼子承受了那樣少的遺產，很是悲傷：

『我的哥哥們，』他說，『你們很體面可以合股做生意，過兩人的生活，可是我，就是喫了我的貓，把貓皮做了一雙暖手筒，我也只好餓死。』

那隻貓聽了他的話，裝做不聽見，用一種寂靜又莊重的語氣對他說：

『你不要自尋煩惱，我的主人；你只要給我一隻囊，再替我製一雙靴子，讓我到林中去，你會覺得你並沒有像你所想的

那樣貧苦。」

雖然那貓的主人對於這些話並不十分相信，可是他會看見過他捉耗子捉得那般狡巧，他能直立起來，或者臥在麵粉中裝死，因此他對於貧困上他的幫助，並不完全失望。

當那隻貓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後，他毅然穿上了靴子，將囊圍掛在頸上，他用前爪握住了囊口的繩子，走進一所兔場去，那裏有許多兔子。他在他的囊中放了些糠和苦菜，躺着裝死，他等着那年輕的兔子，他們是不大懂得世上的狡詭的，走進了囊中去喫他所安置着的東西。

他滿意地躺着不久：一隻年輕的傻兔子走進了他的囊，於是那貓主公立刻將囊口的繩子抽緊了，捉住了他，一點也不可

憐地將他弄死。

他驕傲地帶了他的戰利品，到王宮裏去請求謁見。他被引到國王的住處，他便進去，向國王深深地鞠躬說道：

「陛下，這是一隻野兔子，是奉我主人卡拉拔侯爵（這名字是他爲他的主人捏造出來的）之命來獻給陛下的。」

「對你主人說，」國王回答他，「我謝謝他，因爲他使我很快樂。」

有一天，他出去躲在麥中，照前一樣地握住了他的開口的囊，不久有一對鷓鴣走進去，他抽緊了他的繩子，將牠們雙雙捉住。他隨便去見國王，照他送兔子一樣的辦法，國王很快樂地收受了那一對鷓鴣，又賞賜了他些金銀。

那隻貓繼續用這個辦法把他主人獵得的東西獻給國王有兩三個月。有一天；他知道國王要和他的女兒到河邊閒遊去，於是世界最美麗的公主，他便對他的主人說：

『假如你肯聽我的話，你的運氣就來了；你只要到河中去洗浴就得了，那地方我會指示你的，別的事讓我擺佈罷。』

那卡拉拔侯爵聽了他的貓的話做去，也不知將來怎樣。當他在洗浴的時候，國王剛經過，於是那隻貓便竭力地高喊：

『救命！救命！卡拉拔侯爵要溺死了！』

聽見了這呼聲，國王便從車窗中伸出頭來，認識了那隻常常帶東西來送他的貓，便命衛隊立刻去救卡拉拔侯爵。

當他們將那可憐的卡拉拔侯爵從河中救起時，那隻貓便走

到車邊，告訴國王說當他主人在洗浴時，有許多強盜跑來把他的衣裳搶了去，雖然他竭力地喊『捉強盜！』：這衣裳是那無賴自己藏在大石下的。

國王立刻吩咐他的管衣裳的執事去拿一套他的最華麗的衣裳來給卡拉拔侯爵。國王擁抱了他一千次，而當他穿好了衣裳時，他的風度格外好了（因為他本來是俊美的），國王的女兒覺得他很中意；而且當卡拉拔侯爵恭敬而溫柔地向她顧盼了兩三次後，她便發狂地愛着他了。

國王將他載入車中，一同閒遊去。那隻貓看見他的計策快將成功，心中大樂，在前面跑着，當他遇到了些農夫正在田中割稻時，他就對他們說：

「你們這些割稻的好百姓，假如你們不對國王說你們所割的稻田是屬於卡拉拔侯爵的，我們將把你們都斬成肉醬！」

國王便去問那些割稻的人說他們所割的稻田是屬於誰的。

「這是屬於卡拉拔侯爵的。」他們同聲回答，因為那隻貓的威嚇已使他們震恐了。

「你有這樣好的產業，」國王對卡拉拔說。

「你看，陛下，」侯爵回答，「這片田每年可以出產大宗的稻子。」

那貓主公，依舊前進着，來到一些刈麥者的前面，對他們說：

「你們這些刈麥的好百姓，假如你們不對國王說這些麥子——

都是卡拉拔侯爵的，我要把你們斬成肉醬。」

國王不久來了，想知道他所看見的這些麥子是屬於誰的。

「這是屬於卡拉拔侯爵的。」刈麥的人回答；國王格外歡喜侯爵了。

那隻貓，他跑在車的前面，對於他所遇見的人加以同樣的威嚇，國王便對於卡拉拔侯爵的豪富大為驚嘆。

貓主公漸漸地來到一座精美的城堡前，這座城堡是屬於一個妖精的，他的富裕的聲名誰都知道；因為那國王的車子所過處都是屬於這城堡的主人的。那隻貓小心地問這妖精是誰，有什麼本領；他要求和談話，說他既來進他的城堡，他一定要去見他。

那妖精便盡了妖精所能的文雅的禮節接見他，請他坐下。

『他們對我講，』那隻貓說，『你有變化各種動物的本領；你能夠把自己立刻變成一隻獅子，或是一頭象。』

『真的，』那妖精粗莽地說，『而且可以證明給你看，你將看見我變成一隻獅子。』

那隻貓立刻便驚怖地看見一隻獅子在他面前，便立刻逃上瓦溝去，很不便而且很危險，因為他的靴子在瓦片上行走是不方便的。

過了一會，那貓知道那妖精已還了原形，才敢下來，承認那時很怕。

『他們還對我講，』那貓說，『可是不相信；他們說你——』

還有變化成極小的動物的本領；譬如說變一隻耗子或是田鼠！我以為這在你完全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妖精回答：『你看着罷；』說着便立刻變成一隻耗子，在地板上奔跑。

那隻貓看見這種情形，立刻撲上去，一口氣喫了。

在這時國王經過這精美的城堡，很想進去。那隻貓聽見了在吊橋上的辘轳的車聲，跑上去迎接他們，並且向國王說：

『歡迎陛下進卡拉拔的城堡！』

『怎樣，我的侯爵，』那國王驚呼起來，『這城堡也屬於你的嗎？這座院落的四周一切的建築是再好也沒有了。我們且到裏面去，好嗎？』

侯爵扶着公主，隨着國王，他是走在前面的，他們走進一所大客廳，那裏他們看見安排着華麗的筵席，這筵席是妖精爲他的朋友們而設的，他們這時都不敢進來，因爲國王在着。在這時，那國王愛他的好品格，而他的女兒更一味地愛着他，又因爲看見他所有的宏富的財產，國王在飲了五六杯酒後，便對他說：

「卡拉拔侯爵，你做不做我的



女婿，這完全隨你自己。」

那侯爵，深深地向國王行了幾個禮，領受了國王賜他的恩榮；就在當天，和公主結婚。那隻貓已成了大勳爵，除了他自己高興時玩弄外，他不再去捉耗子了。

仙女

從前有一位寡婦，她有兩個女兒：長女的脾氣和臉兒同她的母親很像很像，別人只要一看見她，就等於看見她的母親。她們兩人都是又可厭，又驕傲，別人簡直不能和她們生活在一處。幼女溫柔誠實，正是她父親的寫照，她是一個人們所能看見的最美麗的姑娘。因為人們總是愛和自己同聲氣的人在一處的，這母親便溺愛着她的長女，同時對於她的幼女有一種深深的



的反感。她叫她在廚房裏喫飯，又叫她不停地做着工。

此外，這可憐的孩子還應當每天兩次到半里盞（二里盞約合二英里）外去汲水去，而且她還應當把水汲得滿滿地。有一天，她在泉邊，有一個可憐的婦人來向她討水喝。

『好，我的好媽媽，』

這美麗的姑娘說，立刻打了一桶水，她從那泉中最好的一處汲起水來遞給她，還托着那水桶，可以使她喝起來格外便一點。那婦人，在喝了水之後，向她說：

『你是如此的美麗，如此的善良，如此的誠實，使我禁不住要送你一分禮了；』因為這鄉下婦人是一位仙女的化身，她來看看到底這幼女誠實到怎樣。『我將送你一件禮物，』仙女接下去說，『就是你每說一句話，你的嘴中就吐出一枝花兒，或是一塊寶石。』

當這幼女回到家中時，她的母親責罰她回來得那麼遲。

『我請你恕我，我的母親，』這可憐的幼女說，『我回來得那麼遲。』而且，當她說這些話時，她的口中吐出兩朶玫瑰

瑰，兩粒珠子·兩顆大金鋼鑽·

『你看，這是什麼？』那母親驚詫着說，『我想是從你嘴裏吐出來的珍珠和寶石·這是從那裏來的，我的女兒？』（這還是第一次她叫她女兒·）

那可憐的孩子老老實實地把經過的情形講給她聽，說時便吐出無數的金剛鑽來·

『真的，』母親說，『我應得叫我的女兒也到那兒去·噲，芳瓊，你看看當你妹妹說話時吐出來的東西；你有了這種同樣的禮物可不是快活嗎？你只要到泉中去汲水，當一個貧苦的婦人向你討水喝時，你很忠誠地送給她喝就好了·』

『誰高興到泉邊去！』那粗蠢的人說·

『我要你去，』母親說，『而且立刻去。』

她便去了，可是口裏不絕地怨着。她拿的是屋中最美的銀瓶。她到泉邊不久，就看見一位華妝的貴婦從林裏出來，向她討水喝。這就是在她妹妹前出現的那位仙女，可是她現在却化作一位公主，來看看這姑娘倒底壞到那個程度。

『我可是到這裏來，』這驕傲的粗蠢的人說，『打水給你喝的！我拿了一個銀瓶來專爲打水給貴婦喝的嗎？算了罷：你要喝就喝罷。』

『你一點不虔誠，』仙女說，但是却没有生氣，『好！你既然這樣不懇摯，我要送你一件禮物，就是你說一句話，你的嘴裏就吐出一條蛇或是一個蟾蜍來。』

她的母親看見她時，向她喊道：

『噲！我的女兒！』

『噲！我的媽媽！』這粗蠢的人回答，嘴裏吐出兩條大蛇和兩隻蟾蜍來。

『天啊，』母親喊起來，『我看見的是什麼啊？這全是你妹妹的緣故！我要她賠償。』說着立刻去打她了。

那可憐的孩子逃到一個鄰近的樹林中。有一位王子打獵回來，遇見了她，看見她如此美麗，便問她爲什麼獨自一人在那兒，爲什麼這樣啼哭！

『唉！先生，因爲我母親把我從家裏攆了出來。』

王子看見從她嘴裏吐出六個珍珠和許多金剛鑽，便請她告

訴他這些東西從那裏來的。她便將她的奇遇講給他聽。王子便愛上她了；而且他想和別人結婚時一切的東西總及不上她的禮物，便帶她到他父親的王宮裏，和她結婚。

可是她的姊姊，却非常可厭，連她自己的母親也把她攆出了。那個壞女人，跑了許多地方，却沒有一個人願意收留她，她便在樹林的角上死了。

灰 姑 娘

從前有一位紳士，他娶了一個繼室，她是最可惡而且傲慢的婦人。她有兩個和她脾氣相同的女兒，什麼都同她相像。前妻也有一個女兒，可是她却溫嫻良善：這些好品行都是從她母親那兒得來的，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婦人。

婚禮舉行後不久，那繼母的壞脾氣便發出來了。她對於這女孩子很不舒服，因為她的好性情使她自己的女兒益發妒忌。



她要她作家中一切的善工：要她刷地板，洗扶梯，要她擦夫人的臥房，和那兩位小姐的臥房；她睡在屋頂閣樓中，拿乾草當褥子，而她的姊妹們，却佔有鋪着華麗的氈子的房間，最時式的床，可以從頭照到腳的大鏡子。那可憐的女孩子暗暗地受着苦，不敢告訴她的父親，他準會罵她，因為他是完全爲他的妻子所屈服的。

當她做完了她的事，便置身於烟囪角邊，坐在灰爐上，因此家裏人都稱她做「煨竈貓」。那第二個女兒，沒有像她大姊姊那樣粗野，只稱她做「灰姑娘」。可是那灰姑娘，穿着襤褸的衣衫，却比她的姊妹們美麗百倍。雖然她們穿了極華麗的衣裳，也趕不上她。

那時國王的兒子開了一個跳舞會，把上等人都邀遍了。我們這兩位小姐也在被邀之列，因為她們是當地有名的人物。她們是多少快樂，整天地選擇最時式的衣飾。這實在是灰姑娘的新的勞苦，要她熨她姊姊們的襯衣，縫她們的花邊。她們一直談着她們應當穿什麼式樣。

『我呢，』她的長姊說，『我要穿我的紅天鵝絨的衫子，加上英國花邊作陪襯。』

『我呢，』她的次姊說，『我只要穿我平常着的繡裙；可是在那上面，我還要披上我的金花外套，還要加上我的鑽石頸圈，那是最貴重的。』

她們叫一家女帽店去定製她們的兩重皺邊的帽子，綴上那一

假蜂兒。她們叫灰姑娘給她們一個批評，因為她很有眼力。灰姑娘用最好的評語評她們，而且甚至還給她們梳頭，這是她們很願意她做的。

當她正為她們梳頭時，她們對她說：

「灰姑娘，你願和我們同去赴跳舞會嗎？」

「哎呀，小姐們，你們同我開玩笑了，我那裏配！」

「對啊，你想，一個燬竈貓也加入跳舞會，豈不是個大笑話嗎？」

換了別人，早就要把頭髮弄亂了，可是她的脾氣是很溫和的，她依舊給她們梳得很光。她們差不多兩天沒有喫飯，她們是快樂極了。她們弄斷了一打多的束腰帶，因為要竭力地把腰

束細，而且她們是常常地臨着鏡子。

後來那快樂的一天到了。她們便出門去，灰姑娘兩眼送着她們，到看不見時，她就哭了。她的教母，看見她流着淚，便問她爲什麼哭。

『我想……我想……』她嗚咽不成聲了。

她的教母是一位仙女，向她說：

『你想加入跳舞會，可不是嗎？』

『啊啊，是呀，』灰姑娘長嘆着說。

『那麼，你乖乖地不要哭，我可以給你去。』她領她到她的房中對她說，『到園中去給我採一個南瓜來。』

灰姑娘立刻去選了一個最好的來交給她的教母，不懂這南

瓜如何能使她赴跳舞會。教母把南瓜裏面都挖空了，只剩了一個空殼子，便用她的仙杖一點，那南瓜立刻變成一部華麗的鍍金馬車。

然而她去看了看捕鼠籠，她看見那裏有六隻小鼠，都還活着。她叫灰姑娘悄悄的打開了籠門，當每隻小鼠跑出來時，她都用仙杖點一點，於是每一隻小鼠都變成一匹良馬，這樣把六匹馬排成了很好看的一隊，都是美麗的鼠灰色斑的。用什麼東西變馬夫呢？教母有點爲難了，灰姑娘便說：

『讓我去看看，捕鼠機裏可有老鼠；我們便可以將牠變做馬夫。』

『你說得不錯，』教母說，『你去看看。』

灰姑娘便把捕鼠機拿了過來，其中有三隻大老鼠。那仙女從三隻中選了一隻，因為那隻有許多鬚，將牠用仙杖一點，便變成一個肥胖的馬夫，長着一嘴的好鬍子。

『到園中去，』隨後她又說，『在水缸後你可以找到六隻壁虎，就把牠們拿來給我。』

她立刻把牠們拿來，教母將牠們變成六個跟班。他們立刻跟在馬車後，他們的衣服用花邊鑲着，好像是一晌過着這種生活似的。於是仙女便對灰姑娘說：

『好了，現在已安排定當，可以赴跳舞會去了：你不是很快樂了嗎？』

『是呀，可是我難道穿了這種污穢的衣裳去嗎？』

教母只用她的仙杖點了一點，同時她的衣裳便變成金銀色的，還鑲着珠寶。她隨後又給她一雙玻璃的小拖鞋，世界上最美麗的小拖鞋。當她這樣裝束好了後，便上了馬車，可是她的教母對她說，上面一切的東西都不能維持過夜半；她警告她：若是她在跳舞會中延遲了一分鐘，她的馬車依舊變成了南瓜；她的馬變成小鼠；她的馬夫變成大老鼠；她的跟班變成壁虎；她的衣裳也將回復原狀。

她答應她的教母不到夜半就出跳舞場。她出發了，快樂得發狂一般。

王子得到一個通報，說有一位無人知曉的貴公主已到，便立刻跑出去迎接她。他扶她下車，引她到大廳中，那裏賓客都



聚集着。這時立刻和死一樣地沉寂起來；他們停止了跳舞，彈琴的也停止了奏樂，每個人都默看着這不知名的女子。除了那「啊！她是多麼美麗！」的低語外，一點聲息也沒有。國王他自己，像他那樣老，也定睛看着她，對王后說，他長久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這樣可愛的人了。那些貴婦人都詳詳細細地看她的頭飾與衣裳，打定主意在第二天做製，預備選最美麗的好材料，叫最好的好手來做。

王子請她坐到最尊貴的座位上，然後請求和她跳舞。她跳得那樣的婀娜，使他們益發傾服她了。一席豐盛的筵席設下了，王子却一點也喫不下，他默看着她，他的心已爲她所奪了。她正坐在她的兩位姊姊旁邊，并且和她們很客氣。她將王

子給她的橘子和橙子分給她們喫；這使她們很驚異，因為她們一點也不認識她。

當她們在互相談話時，灰姑娘聽見鐘鳴十一點三刻。她便向賓客們深深地行了別禮，忽忽地走了。不久她回到家中，便去尋她的教母，在向她道謝過後，她說第二天的跳舞會她還想去，因為王子已邀請了她。當她正在和教母談在跳舞會的經過時，她的兩個姊姊已在叩們了。灰姑娘出來開了門。

『你們去得那麼久！』她向她們說，打着呵欠，擦着眼睛，伸着懶腰，好像剛從夢中醒來一般；然而自從她們出門後，她一刻也沒有睡過。

『假如你也在跳舞會中，』她的一個姊姊對她說，『你就會一

不覺得疲倦·跳舞會中來了一位極美麗的公主，那種美麗是我從沒有見過的·她對我們很客氣·她還給我們橙子和橘子·」

灰姑娘快樂極了！她問她們那公主叫什麼名字；可是她們回答說沒有一個人知道；那王子因此非常煩惱，他寧願捨棄一切來知道她的名字·

『那麼她是很美麗的了？』灰姑娘微笑着說，『天啊！你們是多少福氣！我不能見見她嗎？啊！傑浮德小姐，你可以把你每天穿的黃色的衫子借給我嗎？』

『不錯！』傑浮德小姐說，『我願意！拿衫子借給一個像你這樣的煨竈貓！我一定真個發瘋了！』

灰姑娘很願意受這個拒絕，她對於這拒絕很滿意，因為假

使她的姊妹真的把衫子借給她，倒反使她很爲難了。

第二天兩個姊妹赴跳舞會去，灰姑娘也去，可是比從前穿得格外燦爛了。王子一刻也不離開她，不停地向她低訴柔情。她快樂得把教母吩咐她的話都忘了，她起初還以爲連十一點都不到，那知時鐘已開始打十二下了。她突地起身，像小鹿一般地奔跪出去。王子追着，可是沒有追上。她落下了一隻玻璃拖鞋，王子便將那隻玻璃拖鞋鄭重地拾了起來。灰姑娘倒家時幾乎氣都喘不過來了，也沒有馬車，也沒有跟班，穿着襤褸的衣衫，除了一隻玻璃拖鞋外，她的華服都沒有了，而還有一隻拖鞋也丟了。那守宮門的守衛被詰問有沒有看見一位公主出去；他們回答說他們除了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的姑娘出去外，什麼也

沒有看見，而那姑娘，與其說她是小姐，不如說她是村姑娘一點。
點。

當她兩個姊妹從跳舞會裏回來時，灰姑娘問她們是否和從前一像地受厚待，和那美麗的公主是否也到的。她們對她說是的，可是到鐘鳴十二下時，她便立刻奔去，奔得那樣的匆促，把一隻小玻璃拖鞋都落下了，那拖鞋正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王子將那小玻璃拖鞋拾起來；以後又不停地看着；這一點，無疑的，他已十分愛着那小拖鞋的主人了。

她們的話是對的；因爲在幾天之後，王子發命由號筒宣言說誰能恰好穿得上那隻玻璃鞋的，他就和她結婚。他們先給公主們試，然後給爵女們和宮中的女子們試，可是都不中用。後



來拿到她兩位姊妹家裏去，她們用盡平生之力將她們的腳塞到那隻拖鞋裏去，可是終究不成功。灰姑娘看着她們，認識了她的拖鞋，笑着說：

『讓我看，我可不可以穿得上。』

她的兩個姊妹笑起來嘲弄她。那被委任來試鞋子的人，仔細看着灰姑娘，覺得她長得很美麗，說是正當的請求，任何女子都可以一試，並無例外的。他請灰姑娘坐下來，將那隻拖鞋套上她的纖足，他看見她很容易地將牠穿上，和蠟製一般的服貼。她的兩個姊妹大為驚奇。可是尤其使她們驚奇的就是灰姑娘從袋中又取出一隻小拖鞋來穿在那一隻腳上。這時教母也到了，在灰姑娘的衣上用仙杖點了一點，立刻變成比從前的都更

華麗了。

那時她兩個姊姊纔認識她就是跳舞會中所見的最美麗的人。她們投身於她的足下，求她饒恕她們從前對她的不好的待遇。灰姑娘扶她們起來，擁抱着她們說，她已經完全饒恕她們了，還要請她們永久深深地愛她。他們引她到青年王子那兒，裝束得很合身。他覺得她更美麗了，幾天之後，他們便結婚了。灰姑娘，她的善良和她的美麗一樣，叫她的姊姊們住到宮中來，就在同一天，使她們和宮中的兩位貴人結婚。

生角的呂蓋

從前有一位王后，生了一個很醜很難看的兒子，他的醜陋與難看幾乎使王后疑心他不是人形。在他降生之日，來了一位仙女，一口咬定說他會使人愛他的，說他長大時一定很聰明：她甚至還說，他得了她所送他的禮物，還能夠分許多聰明給他所最愛的人。

這些話使王后稍稍有些安慰，她對於生了這樣可怕的一隻

猴子，實在很痛苦。那話不錯，當這孩子能說話之後不久，他便說了許多美麗的話，而且他的一舉一動的難以形容的聰敏樣子，使人人歡愛。我忘記說了。他在髮間有一隻小角，因此大家都稱他爲生角的呂蓋；因爲呂蓋是他的家姓。

在七八年之後，一位鄰國的王后生了兩個女兒。第一個落地的女兒非常美麗。王后真快樂極了。這天，就是在生角的呂蓋生日降臨的那位仙女降臨了，她減少了王后的快樂，她對她說那第一個女兒長大時一定不聰明，她的愚笨將和她的美麗相等。這話使王后非常不樂；可是幾分鐘後，她又感到了非常的痛苦，比從前還利害，因爲她生出來的第二個女兒，生得非常醜陋。

『你不要過分憂愁，夫人，』仙女對她說，『你的女兒會有一個他的酬償；她將非常聰明，使人不覺得她的不美。』

『保佑她如此，』王后回答；『可是像大女兒那樣的可愛，稍稍給她一點聰明，難道是絕對的不可能麼？』

『我不能給她聰明，夫人，』那仙女說，『至於關於美一方面卻隨便怎樣都可以；因為我沒有權力，我實在不能滿足你的希望，但是我要送她這樣的能力：使她能把美麗給她所愛的人。』

當這兩個公主長大時，她們各人的真賦相當的增大，人人只時時談着第一個的美麗和第二個的聰明。而她們的缺點也與年齡同增。那第二個一天一天地醜下去，那第一個一天一天地

笨下去。當她和別人說話時，她不是沒有回答便是說些傻話。她笨到那個樣子，假如你叫她拿四件瓷器放到爐架上去，她總要打碎一半；或者喝一杯水，她總得打翻一半在身上。

雖然少女的美麗是有許多的便宜，可是那小的那個卻時常從她的姊姊那兒佔得勝利。起初，人們總圍着那最美的，凝視着她而驚嘆她的美；可是不久他們就離了她到那最聰明的那兒去，去聽她那許許多多的有味的話；人們在十五分鐘之內便驚奇地覺得，年長的那個是沒有靈魂的，而大眾便繞了一個圈子圍着那年幼的。那年長的雖然很笨，看見這種情形，也甘心願把她全盤的美去換得她妹妹一半的智慧。那王后雖很有分寸，不禁也常常埋怨她的愚笨，因此使那可憐的公主萬分憂愁。

一天她躲到樹林中去痛哭她的不幸，她看見一個醜陋可厭的人走到她身旁來，可是服飾卻很美麗。這就是青年王子生角的呂蓋，他早就傾心於她了，當他看見她的相片以後，那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他便離了他的國土想來和她見面。他與她獨自一人這樣地巧遇使他快樂之極，他極恭敬極有禮貌地和她交談。當他看出她很悲哀時，他便對她說：

「小姐，我不懂像你那樣美麗的人卻會這樣的憂愁；因為我雖然可以誇口說見過千千萬萬的女子，可是像你那般美麗的人，我可以老實說是從來沒有見過。」

「你取笑罷，先生，」公主回答，說到這兒便說不下去了。」

『美，』呂蓋接着說，『是一個如此大的利益，牠自然超過一切別的；而當一個人領有牠時，我不解有什麼東西會使你這樣痛苦。』

『我寧願，』公主說；『像你一樣的醜，而有那聰明，卻不要像我這樣有美而愚蠢不堪。』

『小姐，那聰明的有無，我們是不能說的，這種天賦的禮物，我們有了許多，我們還覺得許多不足。』

『這個我不懂，』公主說，『可是我知道我是很笨，這便是使我愁煞的原故。』

『假如你的煩惱就只有這一點，小姐，那麼我可以免去你的煩惱。』

『那麼你怎樣辦呢？』公主說。

『我有那能力，小姐，』生角的呂蓋說，『我可以將無限的聰明給我最愛的人，而且像你，小姐，你就是那個人，這完全是在你自己！你只要肯嫁我，就可以有那許多智慧。』

公主大喫一驚，不答一詞。

『我覺得，』生角的呂蓋說，『這種提議使你煩惱；而我卻並不驚奇，你去仔細想想罷，一年以後再回答我。』

那公主是那樣地缺少聰明，同時又那樣地渴望得到牠，她等不及一年，便立刻答應了他的提議。她答應生角的呂蓋說在一年後本日嫁他。復不久，她便覺得自己已不像從前那樣的人了。她覺得說她所要說的話，非常便利，而且很伶俐，容易，

態度又很自然。她從這時起，便和生角的呂蓋開始一個宏富的談話，她談話的活潑態度使生角的呂蓋相信他給她的聰明，比他自已保留着的還多。

當她回宮時，全宮都很詫異地覺得她有一種突兀異常的轉變，因為她從前出言是很愚笨的，而現在卻非常聰明了。全宮都很歡樂，獨有那年幼的公主卻很不快，因為本來她的聰明是勝過姊姊的，如今她只有可憎的面貌，沒有什麼能勝過她姊姊的了。

國王現在聽她的話了，有時甚至連國務會議也在她房中開的。這種轉變廣傳出去之後，鄰國的王子們都竭力地想得到她的愛情，幾乎每個王子都向她求婚過；可是她覺得他們沒有一

個是很聰明的，所以她一個也沒有允許他們。後來來了一位那樣豪富，那樣聰明，那樣俊美的王子，她不禁傾心於他了。她的父親看出這種情形，就對她說，他完全聽她自由選擇丈夫，擇定了只要宣布就好了。人們知慧愈多，則決斷一件事更難，當謝過她父親之後，她請他給她些時日去思索。

她偶然走到那她遇見生角的呂蓋的林中，任意地想着她所要做的事。當她走着，深思着時，她聽見一種沉濁的聲音從她的脚下發出來，好像有許多人來來往往地奔走着，忙着做事。她仔細一聽，聽見一個人說：『把鍋子拿給我；』另一個說，『把鑊子拿給我；』還有一個說，『在火上加幾根柴。』同時土地開開來了，她看見在她脚下有這樣大的一個廚房，這許多男廚

司，女廚司，和各色的僕役，當然是在預備一席大筵席。走出一班大約有二三十個炙肉夫，他們走到林中的路上排了一張很長的桌子，手裏拿着豬油籤，耳後夾着毛刷子，開始工作，唱着嘹亮的歌以消遣。

公主看見這種情形，很是驚異，問他們爲誰工作。

『小姐，』有一個說，『爲生角的呂蓋工作，他們婚禮明天就要舉行了。』

那公主愈弄愈詫異，忽地記起從她答應生角的呂蓋到這天恰巧已十二個月了，她驚駭失措了。因爲使她不記得的，就因爲她允許他的時候，她是個愚人，她自從得了王子給她的新聰明後，她把她以前一切的愚笨都忘了。

她繼續着沒有走到三十步，生角的呂蓋就來到她前面，很快樂，而且裝束得很華美，正像一個將結婚的王子一般。

『你看，小姐，』他說，『我謹守我的話，我也相你你前來遵行你的話，自從與你定情以後，我便成爲人類中最快樂的人了。』

『我很對你不起，』公主回答，『我對於這事還沒有決定，並且我想我決不能這樣做以使你滿意。』

『你的話太使我驚訝了，小姐，』生角的呂蓋說。

『我以爲，』公主說，『而且切切實實地以爲，若使我與一個愚人，一個沒有聰明的人相處，我一定要感到非常的痛苦。』一位公主是不食言的，』他可以對我說，『既然你答應我

過，你一定要嫁我。」可是現在和我對話的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我當然知道他是講理的。你要知道，當我從前是個愚人時，我還不能解嫁決你；自從你給了我聰明，使我比從前更難對付了，今天如何能決定那從前所不決的決定呢？若是你從前真真要娶我，那麼你將我的愚笨去了就是你的大錯，現在我比從前格外看得清楚了。」

『假如一個沒有聰明的人，』生角的呂蓋回答，『得到了這種承諾，譬如你剛才所說的一樣，他可以責你食言，爲什麼你說，小姐，我不能取同樣的方式呢？我的一生的歡樂都繫在那兒啊！一個有聰明的人的地位不如一個沒聰明的人，這難道還有理嗎？你能說出這個嗎？你有這樣許多，又這樣誠切地希——』

望去得到聰明。可是我們且談事實罷，請你。除了我的醜以外，有什麼可以使你不滿意？你是否不滿意我的出身，我的聰明，我的脾氣，我的舉止？」

「一點也沒有，」公主回答，「你剛才說的我都十分佩服。」

「假如是這樣，」生角的呂蓋說，「我就快樂了，你能使我變成世界上最可愛的人。」

「怎樣可以成功呢？」公主問。

「這樣一定可以成功，」生角的呂蓋說，「假如你十分愛着我而希望這事成功。而且，小姐，你可以對於此事無疑，要知道那同一個仙女，她當我降生時賜我以給我所愛的人以聰明

的權力，給你可以給你所愛的人以美的權力，大約你很願意拿美給我罷。」

『要是這話是真的，』公主說，『我願意，我滿心願意，我要使你成爲世界上最美麗的王子，在我的廣大的權能之下，我把這禮物贈與你。』

當公主說了這話不久，她看見生角的呂蓋已變成一個她從沒有見過的世界中最美的，最可愛的人了。有些人說這不是神力，卻只是愛情的變形。他們說那公主想起了他的恆性，他的謹慎，他一切靈魂上和智能上的美質，便不再看見他身上的缺點和臉上的醜陋了；他的駝背，在他看來不過像人們聳肩一樣；她不覺得他難看的跛行，在她看去正像側着身子一樣，覺

得很好看。他們還說他的眼睛是斜的，而在她看起來卻很有光彩；而他不定眼光在她看來卻是熱情的表徵，而且最後他的大而紅的鼻子，在她看去也有些武勇而且英雄的氣概。

隨他怎樣，公主總之立刻答應嫁他，只要得到她父王的同意。國王知道他的女兒很看重那生角的呂蓋，他知道這人是以聰明智慧出名的，便很快樂地答應他做他的女婿。第二天，婚禮便舉行了，正爲生角的呂蓋從前所說過的話，又完全照他許久時以後發下的吩咐安排。

小 拇 指

從前有一位樵夫和他的妻子，他們有七個孩子，都是男孩子；最大的只有十歲，而最小的只有七歲。人們都很奇怪那樵夫爲什麼在這樣短期間中會有這許多小孩子；其實這是她的妻子生得勤，而每次分娩時至少養兩個孩子。

他們是很貧苦的，那七個孩子就使他們困難了，因爲他們中沒有一個能獨立營生的。而使他們更憂愁的是那個最小的孩

子，他是很纖弱而且難得說話，這樣他們便將這智慧的表徵當做了愚笨的明證。他生得很小，當他初生時，幾乎只有一隻拇指那麼大，因此他們便稱他爲小拇指。

這可憐的孩子是一家的罪人，隨便遇見出了什麼事，他總是受譴責的。然而他卻是他弟兄輩中最伶俐最聰敏的一個，雖然不當開口，而聽的卻很多。

有一年收成很壞，那樣利害的饑荒，使這些窮人只好拋棄他們的孩子了。一天晚上，當他們都睡着時，這樵夫和他的妻子卻坐在爐邊，他很痛心地对她說：

『你看得很明白，我們已不能養我們的孩子了。我不忍眼看着他們餓死，我已決定在明天將他們拋在森林中；這是很容

易做的，當他們正從事於捆縛柴木的時候，我們只要趁他們不留心時走開就是了。」

「啊！」樵夫的妻子嘆着說，「你忍心棄了你自己的孩子嗎？」

她的丈夫又重新將自己的困難說述了一遍，可是這是徒然的；她對於這事總以爲不好。她雖是很窮，可是她是他們的母親。

但她仔細一想，與其眼看着孩子們挨餓而死，還不如拋棄他們的好。她只好答應了他，跑上牀去痛哭了。

他們所說的話小拇指都聽見了，因爲當他睡在牀上時，他覺得他們在談論他們的事，便立刻起牀，偷偷地躲在他父親的



椅下偷聽，卻不使
他們瞥見。他重新
上了牀，一點也沒
有睡着，想着他應
當如何辦。他一清
早起身跑到一條溪
邊，把許多細小潔
白的石卵滿滿地裝
了好幾袋，然後回
家。他們出發了，
小拇指一點也沒有

將他所聽到的話告訴他的哥哥們。

他們進了一座很深的森林，在這森林中，十步以外便不能互相看見了。那樵夫就伐起木來，他的孩子們便拾起樹枝來，細成柴束。那父親和母親，看見他們正在工作，便慢慢地偷跑了，立刻從一條曲折的小路中逃出去。

當那些孩子們覺察到只剩了他們時，便竭力地狂呼大哭起來。小拇指聽憑他們呼喊著，他他知道他如何可以回家，因為當他來時，沿路都丟着他袋中的細小潔白的石卵。他對他們說道：

『不要慌罷，我的哥哥們，我們的父母已把我們拋棄在這裏，可是我要平平安安地帶你們回去，你們只要跟着我走就是』

了。」

他們都跟着他，他便引着他們從他們來時的原路回家。他們不敢即刻進門去，只貼着門兒先聽聽他父親母親的談話。

當樵夫和他們的妻子到家時，莊主送了十個歐居（法國幣名）來，這是他從前欠他們的，他們早已斷了歸還的希望了。這十個歐居給了他們一個新生命，這回他們幾乎餓死了。樵夫立刻叫他的妻子到肉店裏去。因為他長久沒有嘗到肉味了，便買了足供兩人大嚼的三倍的肉。當他們喫飯後，那樵夫的妻子說：

「啊啊！我們的可憐的孩子們現在不知在那裏了！他們在時一定會快樂地將我們喫剩的東西喫了。可是偏是你，威廉，

你要丟了他們。我早已說過，我們將來一定要追悔的。他們現在在林中不知怎樣了！啊啊！我的上帝，豺狼或許已把他們喫完了！你真不是人，你這樣丟了你的孩子們！」

樵夫最後發脾氣了，因為她連接說了二十多次，說他們要追悔，她以前的話是不錯的。他威嚇她說要打她，假如她還不住口。其實樵夫或者竟比他的妻子更憂愁一點，可是當她這樣地嘮叨起來，他便煩起來了，因為他也是和別的男子一樣地愛聽好聽的話而恨直爽的話的。

那樵夫的妻子痛苦着：

『啊啊！我的孩子們在那裏啊，我的可憐的孩子們？』

她這樣地喊着，愈喊愈響，那些在門外的孩子們聽見了，

便一齊高叫起來：

『我們在這裏！我們在這裏！』

她立刻跑去替他們開門，擁抱他們，叫着我親愛的孩子。

『我親愛的孩子們，我是多少快樂啊，能再看見你們；你們一定很疲勞很饑餓了。而你，比愛洛，你又這樣地污穢；過來我給你洗。』

比愛洛是她的長子，她最愛他，因為他的頭髮是赭色的，而她的頭髮也有點赭色的。

他們便坐下來喫飯，他們的胃口是那樣的好的，使他們的父母歡喜。他們還對他們的父母說他們在林中如何的恐慌，他們差不多是齊聲說着的。他們快樂地再看見他們的孩子圍繞着他。

們；可是當十個歐居用完時，他們的歡樂也終止了。在這個時候，他們重新陷入了和以照前一樣的憂愁中，決意再拋棄了他們的孩子們了；他們決定把他們的孩子遺棄在比第一次更遠的地方。

他們對於這事不能十分的祕密，他們的話又被小拇指聽見了，他打定主意照老法子辦；可是他雖然起身得很早去拾小石卵，終究不能達到目的，因為他看見門深鎖着。他正想不出辦法時，樵夫的妻子給了他們每人一個麵包做早餐，因此他便想起他可以^①把麵包撕成小塊，丟在路上，以代小石卵，他們將自己的一塊麵包放在袋中。

父親和母親領他們的孩子到一座森林的最深最暗的一部；

而當他們在工作時，他們從一條僻徑中偷偷地走了。小拇指一點點也不恐懼，因為他相信他可以很容易地依着他丟麵包屑的路回去；可是他很驚異，因為他一點麵包屑也找不到：鳥兒已將牠們喫完了。

孩子們悲痛地呆望着；他們徬徨着愈走愈深入林中。黑夜來了，大風起了，使他們非常恐怖。他們彷彿只聽到四周豺狼在狂嗥，立刻要吞了他們。他們也不敢說話，也不敢回頭來看一看。後來天又下起傾盆大雨來，把他們的衣服都溼透了；他們一步一滑，在泥濘中跌倒，又滿身污泥地站起，他們不知要用他們的手怎樣弄纔好。

小拇指爬到一株樹頂上去試試看在上面可不可以看見些東

西。他看來看去，看見有一點像燭光那麼小的光，可是這點光是在森林的遠方。他便下來，當他到地時，那光又看不見了。因此他很煩惱；可是當他和他的哥哥們向發光處走了些時，他又看見那點光從林中現出來了。

他們漸漸地走到那有光的房屋，他們經過了許多恐慌，因為他們時常失了那燈光，又常跌到溪洞中。他們打門，一位良善的婦人把門來開了。她問他們要什麼。小拇指告訴她說，他們是貧苦的孩子，在森林中迷失了路，求她容納宿一宵。那婦人，看見他們都生得很好看，便哭起來，對他們說：

『啊喲！我的可憐的孩子們，你們從那裏來的？你們要知道這是一個妖精的住宅，他要喫小孩子的！』

『啊啲，太太！』小拇指回答，他渾身戰顫着，他的哥哥們也都戰慄；『我們如何是好呢？這是一定的，假如今夜你拒絕我們寄宿，那林中的豺狼一定也要把我們喫了，因此我們寧願被那位先生喫了；如果蒙你向他請求，或許他會可憐我們的。』

那妖精的妻子心想她可以設法把他們藏起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便答應了他們進來，引他們到一個火爐邊，使他們可以取暖，因為她已煮了一頭全羊做妖精的晚餐了。

當他們正在取暖時，他們忽聽見門上有人重重地打了兩三下。這就是妖精回來了。他的妻子立刻叫他們躲在牀下，然後去開門。妖精先問晚餐有沒有預備好，酒有沒有酌滿，然後他

進食。那羊肉都是生的，可是他歡喜這樣喫。他嗅來嗅去，說他已聞着了生人氣了。

「這一定是小牛的氣味，我剛纔替你宰的，」他的妻子說。

「我聞着生人氣了，我再對你說一遍，」那妖精斜看着她說，「我猜這裏一定有些東西在着。」

他說着話時，離開桌子一直向牀邊走過去。

「啊！」他喊着，「原來如此，你欺騙我，可惡的女人！我要喫你可容易！你真是個老畜生！這些獵品來得正好，可以款待我三位妖精朋友，他們這幾天裏說要來看我。」

他將他們一個個從牀下拉出來。這些可憐的孩子都跪下來——

求他饒命；可是他那裏會可憐他們，眼巴巴地要喫了他們；他對他的妻子說要把他們切成小塊的肉，要她弄些好醬油。

他去拿了一把大刀來；走到小孩子們的身邊，在長石上把刀磨快了。當他抓住了一個人的時候，他的妻子就對他說道：

『你爲什麼這時動起手來呢？難道明天都等不及嗎？』

『閉嘴，』妖精說，『明天我還是要殺他們的。』

『可是你已經有了這樣多的肉了，』他的妻子說；『這裏一頭小牛，兩頭羊，半隻豬。』

『你說得有理，』妖精說，『給他們好好地喫一頓飯，這樣他們可以不瘦下去，然後領他們去睡去。』

那良善的婦人心中大樂，給他們喫了一頓很豐富的晚餐，可是他們都喫不下，他們怕極了。至於那妖精，他重新坐下來喝酒，快樂地想着他有這樣的佳餚藏着等他的朋友們。他比平常多喝了十二杯酒，不久他醉了，使他不能不去就睡。

這妖精有七個女兒，她們都還幼小。這些小妖精臉色都很好，因為她們也和她們的父親一樣地喫生肉的；她們有小小的灰色的圓眼睛，彎的鼻子，大的嘴，長的齒，非常銳利，又互相離開得很遠。雖然她們並不很凶惡；但是她們已經可以咬小孩子的肉，飲小孩子的血了。

她們早已睡了，七個人睡在一隻大牀上，每個人頭上都帶着一個金冠。就在這房中，有一隻同樣大小的牀：妖精的妻子

就叫那七個孩子睡在那兒；然後到她丈夫身邊去就睡去。

小拇指看見妖精的女兒每人頭上都有一個金冠，他恐怕那妖精要反悔今晚沒有殺了他和他的哥哥們，他便在半夜走起，除下了他自己和哥哥們的睡帽，輕輕地戴在妖精的女兒頭上，同時拿她們的金冠除下來戴在自己和他六個哥哥的頭上，這樣妖精可以誤會他們是他的女兒，而把自己的女兒當做他們，他們的頸項是他渴望一割的。果然不出所料，妖精夜半裏醒了，心中很悔不把他們在晚上殺了而要等到明天早上。因此他一躍出牀，拿了他的大刀：

『我們且去，』他說，『去看看這時我們的小傢伙怎樣了；我們做事老是斷斷續續地。』

於是他偷偷地進了他女兒的臥室，他走近那七個小孩子睡着的牀，除了小拇指外，別人都已睡着了，當那妖精用手撫過他哥哥們的頭後，撫着他頭的時，他真恐慌極了。那妖精撫到了那些金冠，他說：

『真的，我幾乎鑄成大錯了！這一定是晚上酒喝得太多的原故。』

他然後走到他的女兒們的牀邊，摸到了那些小睡帽，那是孩子們的東西。

『哈！』他喊着，『這裏是我們的酬償了！我們大膽地做去罷！』

這樣地說着，他便不慌不忙地把他的七個女兒的喉管割斷

了。他很圓滿地完功後，又回轉去睡了。

小拇指一聽見妖精的鼾聲起來時，他立刻叫醒了他的哥哥們，叫他們趕快穿起衣服來跟他走。他們輕輕地走到圍牆，跳過了圍牆。他們幾乎通宵奔走着，一路顫抖着，也不知道自己向那一方走去。

妖精早晨醒了，對他的妻子說：

『你上樓去給你昨夜收容的那些小傢伙去穿衣服去。』

她對於她丈夫的話大爲詫異，再也想不到他會對於他們向她說這種話，叫她爲他們去着衣服；她上了樓，她驚恐地看見她的女兒們都臥在血泊中。

她第一件事就是暈倒。（因爲一般女人遇到同樣的事，她

們第一件事就是這個。那妖精恐怕她弄得太長久，跑上樓去幫她。當他看見這種可怕景象時，他正同他的妻子一樣驚恐。『啊！我做了什麼？』他喊着，『我立刻要叫這些壞傢伙來賠償！』

他立刻在她妻子的鼻中灌了一瓶冷水，使他清醒過來，對她說：

『趕快把我七里盃靴拿來，我去要捉住他們。』

他出發了，向各方都跑轉，最後他進了那些可憐孩子們走的路，見他們已離開他們父親的茅屋不到一百碼了。他們看見那妖精從這一山跨到那一山，他跨過河流正爲他們跨過小溪那樣容易。那小拇指知道附近有一個巖穴。他叫他的哥哥們躲了

進去，自己匍行在他們後面，刻刻看着妖精的舉動。那妖精因為這徒然的長途十分疲倦（因為那七里蓋靴穿起來很使人疲勞的），不得不休息了；他恰巧坐在那小孩子們躲着的巖石上。

當時他已十分疲倦，不久便睡熟了，又打着那樣可怕的鼾聲，使孩子們異常地震恐，正如從前他操刀要殺他們的時候一樣。小拇指並沒有他們那樣恐慌，叫他的哥哥們在妖精酣睡時趕快跑回家去，不要去管他。他們聽了他的話，便立刻跑回家去。

小拇指走到妖精身旁，把他的靴子輕輕地脫下，老實不客氣地自己穿上了。那靴子是很長很大的；可是因為是仙靴，可以隨人的脚的大小而伸縮的，因此他穿上去剛剛恰好，好像是



爲他定製的
一般。

他直向
妖精的家中
走去，他看
見妖精的妻
子在哭她的
被殺的女兒
們。

『你的
丈夫，』小
113

拇指對她說，『現在很是危險，因為他已被一大隊的強盜所捉去，聲音若使他不把他的金銀獻給他們，他們就要殺了他。當他們將刀擱在他肩膀上時，他看見了我，就叫我來告訴你他的處境，叫你把他所有的現金都交給我，一點也不要剩，否則他們要一點不憐憫地殺了他。因為事情很急，他叫我穿了他的七里蓋靴，你看這裏就是。這樣可以使我走得快一點，並可以證明我不是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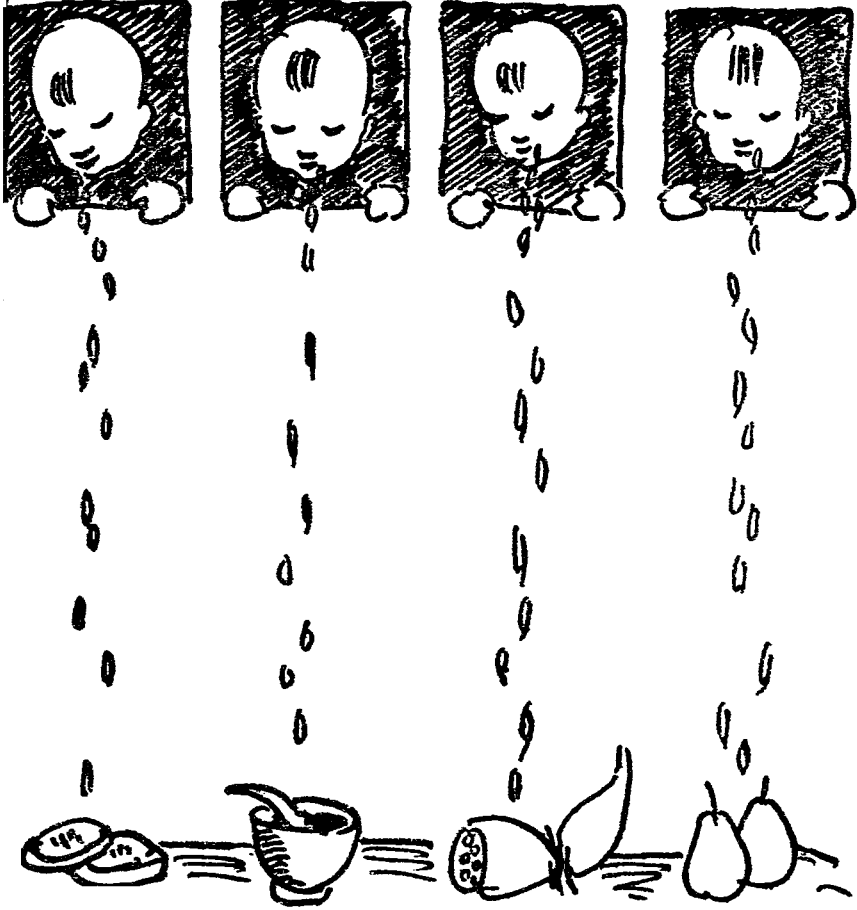
那好婦人甚為着急，立刻把她所能找得到的錢都交給他，因為那妖精在她是一個好丈夫，雖然他要喫小孩子。小拇指滿載了那妖精的財產，急忙忙回到他父親的家裏，在那裏他備受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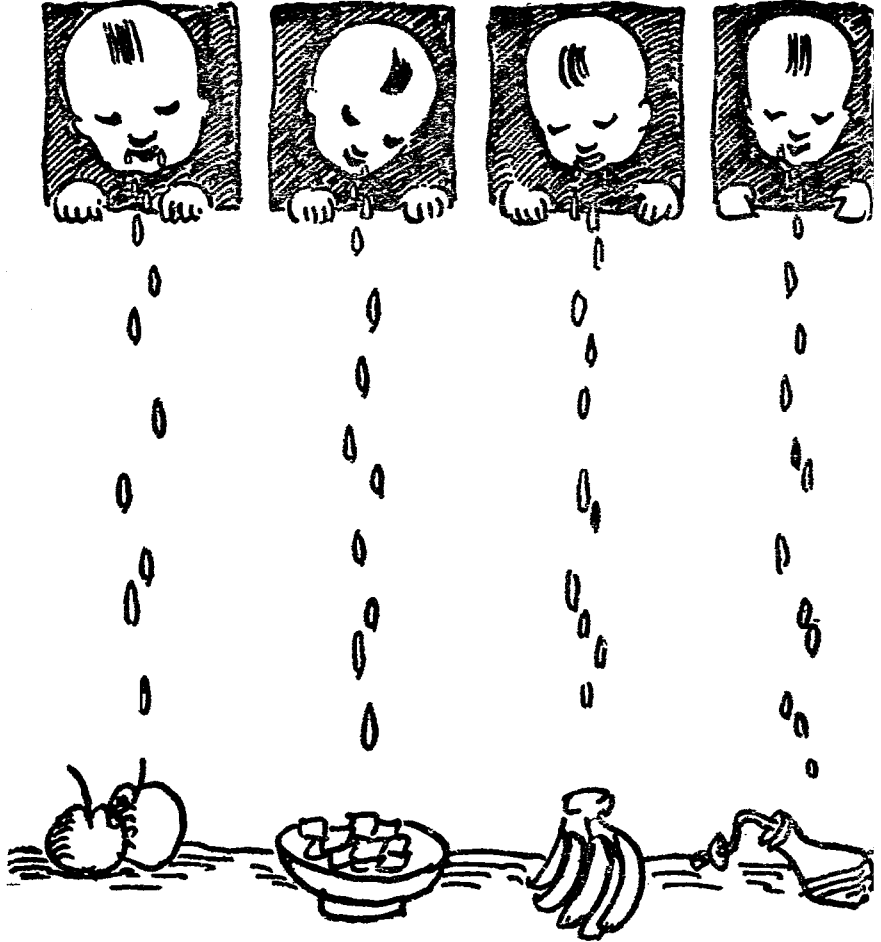
有許多人不以剛纔那個說法爲然，他們說小姆指從沒有欺奪過妖精，他只正當地取了他的那雙七里盃靴，因爲他靠了這雙靴子可以追上孩子們。他們說他們從可靠的證人口中聽來，那些人甚至在樵夫家中喝過喫過。他們對我們切切實實地說，當小姆指穿上了妖精的靴子，他走到宮中去，他知道那邊他們是很着急，因爲有一支軍隊在二百里盃以內，他們渴望聽那戰事的好消息。他們說，他去找國王，對國王說，若使他希望在這天之內將消息帶回來，他可以辦到。國王答應他假如他能辦到，他准給他大宗金錢。小姆指當天晚上就把消息帶回來了，這第一次的旅行使他出名，他要什麼就拿到什麼；因爲國王氣量很大地報答他給國王帶命令給軍隊；他並且爲無數貴婦人帶

她們情人們的消息，又得了許多報答，她們是他的好主顧。

他有時遇到些婦人們要他帶信給她們的丈夫，可是她們給的錢很少，總結起來極微，所以這一方面賺的錢他也懶得記上帳去。

他做了一時傳遞人，積蓄下許多錢後，便回到他父親的家，那時他家中與他重相聚首，這番快樂是可想而知了。他使家中人人安樂。他替他的父親和哥哥們都買了一個新職司；因此他們都立了身家，同時他自己也進身於宮中。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II) 故事
鵝媽媽的故事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初版

1,501-2,000

實價大洋三角

